

海外藏人移居美国与藏传佛教在美国的传播和发展^{*}

黄云静

藏人移居美国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藏传佛教传入美国也随之传入美国。如今,在美国已经形成一些固定的藏人社区,而藏传佛教在美国发展已经超出了藏人社区,进入了美国的本土主流社会和精英群体,不仅对美国社会产生影响,亦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

涉及本议题的中文文献主要有以下一些论著。房建昌的《藏传佛教在美国的兴盛及其发展》^①,探讨了自 1959 年以来藏传佛教在美国的发展,认为藏传佛教在美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学术的发展,同时指出美国已成为国外藏传佛教的主要基地。时春荣在《西藏佛教在美国的传播》^②一文中指出,1959 年西藏民主革命以及一批藏喇嘛离开西藏流亡海外是藏传佛教传入美国的直接原因,而汉传佛教和南传佛教先于藏传佛教来到美国,为藏传佛教在美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李晔、王仲春的《美国的西藏政策与“西藏问题”的由来》^③,探讨了美国干涉西藏问题的由来与经过。郭永虎的《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中的西藏问题》^④,对 1987 - 2009 年美国国会干涉西藏事务的演变轨迹进行历史的分析,探讨了美国西藏政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目前尚未见到探讨海外藏人移居美国的中文学术论著。

英文文献中亦有若干文献论及美国藏人群体和藏传佛教的发展问题。丹增 (Tenzin Yeshe) 的《美国成年藏族移民的技能教育: 身份、优先、资源与挑战》^⑤,集中关注成年藏族移民的技能教育。霍华德 (Howard Giles) 和丹增 (Tenzin Dorjee) 合作的《藏族侨民的文化认同》^⑥,以及那旺 (Nawang Phuntsog) 的《藏族侨民儿童的文化认同与学校教育》^⑦,主要探讨藏族海外侨民捍卫本族传统文化所作的努力。查尔斯·S. 普里比什 (Charles S. Prebish) 的《光明之路: 佛教在美国的实践与研究》^⑧,全面探讨了世纪之交美国佛教的发展,其中部分内容论及藏传佛教在北美的传播和发展。伊芙 (Eve Mullen) 的《藏传佛教占领美国》^⑨,探讨了纽约藏传佛教在美国的适应性变化。珍妮 (Jeannine M. Chandler) 的博士论文《寻找上师: 藏传佛教在美国发展中的法脉、文化》

*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课题 (2013 - 2015 年度,课题编号 13BZQK101) 成果。

① 房建昌 《藏传佛教在美国的兴盛及其发展》,《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9 年第 1 期。

② 时春荣 《西藏佛教在美国的传播》,《宗教学研究》1991 年第 1 期。

③ 李晔、王仲春 《美国的西藏政策与“西藏问题”的由来》,《美国研究》1999 年第 2 期。

④ 郭永虎 《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中的西藏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1 年版。

⑤ Tenzin Yeshe, *Skill Educating Adult Tibetan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Identification, Prioritization, Resources, and Challenges*, LAP LAMBERT Academic Publishing, 2012.

⑥ Howard Giles, Tenzin Dorjee, *Cultural Identity in Tibetan Diasporas*,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vol. 26 no. 2.

⑦ Nawang Phuntsog, *Cultural Identity and Schooling of Tibetan Children in the Diaspora*, *Equity & Excellence in Education*, Vol. 31, Issue 1, 1998.

⑧ Charles S. Prebish, *Luminous passage: the practice and study of Buddhism in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⑨ Eve Mullen,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Tibetan Buddhism: Tibetans and Their American Hosts in New York City*, Waxmann Verlag GmbH, Germany, 2001.

冲突》^①，探讨藏传佛教为了适应美国社会环境所作出的调适以及达赖喇嘛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术界尤其是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在研究美国佛教（藏传佛教）的传播和发展等问题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对于藏人移居美国的详细过程、藏传佛教在美国传播和发展的动力等问题涉及不多，本文将集中探讨上述问题。

一、藏人移居美国与藏传佛教传入美国的历史背景

藏人踏足美国始于20世纪50年代，藏传佛教亦随之传入美国。1951年5月2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在北京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宣告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协议规定，西藏社会制度必须改革，由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中央不加干涉。然而，西藏一些上层统治者在美中央情报局的支持和操纵下，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十七条协议》的实行，发起叛乱活动，企图实现“西藏独立”。1959年3月19日，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巩固民族团结，彻底解放西藏人民，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不得不改变原定“六年不改”的方针，做出“彻底平息叛乱，充分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的决定，并采取措施，彻底平息了西藏叛乱活动。期间，西藏领导人达赖喇嘛带领大批藏族喇嘛和上层藏人离开西藏，流亡印度、不丹、锡金、尼泊尔等地，其中一些藏人包括僧侣辗转来到了欧洲和美国。

不过，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移居美国的藏人数量并不多。直到1990年代初，藏人才首次规模性移居美国。当时美国政府向1000名流亡海外的藏人颁发签证，这批藏人赴美后主要聚居在纽约及周边地区。随着这批藏人进入美国，其亲人和家庭成员亦陆续从世界各地移居美国，美国各地陆续出现藏人社区。藏人社区的形成，促进了藏传佛教在美国迅速发展。如今，美国的藏人社会不断扩大，藏传佛教在美国方兴未艾，成为美国多元宗教文化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藏人移居美国与藏传佛教在美国传播的基本历程

（一）藏人移居美国的经过与现状

西藏人是在1950年代后期才进入美国的^②。最早来到美国的西藏人——达赖的大哥土登·晋美诺布（Thupten Jigme Norbu）^③是最初一批流亡海外的藏人僧侣之一，也是第一位定居美国的藏人。土登·晋美诺布在1951年，即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西藏后就离开拉萨，在蒙古族喇嘛迪鲁瓦（Dilowa Hutukhtu, 1884–1965）的帮助下，应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外围组织“美国自由亚洲委员会”的邀请，于1955年来到美国，并申请避难。其后他在美国印地安纳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并结婚生子，定居在那里。

1964年，达赖领导的西藏流亡政府在纽约设立办事机构——西藏办事处（The Office of Tibet），目的是方便向联合国交涉西藏问题。但当时在纽约定居的西藏人不到20人。此后几年，藏人陆续来到美国。如果说此前来到美国的藏人主要是喇嘛和上层人物，主要因为政治原因来到美国；那么，1960年代后期到来的藏人中出现了普通阶层，他们来到美国则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工作和收入。“藏人来美工作始于六十年代，若撇开政治因素到达

① Jeannine M. Chandler, *Hunting the guru: Lineage, culture and confli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ibetan Buddhism in America*, Dissertations (PH. D.),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 2009.

② Bhuchung K. Tsering, Enter the Tibetan Americans: Tibetan Americans establish a pres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Tibet Foundation Newsletter*, February 2001.

③ 土登·晋美诺布（Thupten Jigme Norbu, 1922–2008），法号塔泽仁波切，于1922年出生在西藏安多泽地区，3岁时被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确认为塔泽仁波切的转世灵童，并且领受塔泽仁波切圣号，享有崇高宗教地位，当时达赖喇嘛尚未出生。8岁开始在宗喀巴大师所创立的西藏安多地区塔尔寺（古本寺）中学习佛学经典，27岁开始担任塔尔寺堪布。1940年塔泽仁波切抵达西藏首都拉萨后，达赖喇嘛正式担任西藏政教事业的最高领袖职务。1952年塔泽仁波切抵达美国印第安纳州，1965年开始在印第安纳大学藏学研究系担任教授。1960年定居美国后，土登·诺布便以著书立说的方式，积极鼓吹“西藏完全独立”，为“西藏独立”寻找法理依据。塔泽仁波切于1995年在美国正式成立国际西藏独立运动组织。

美国的西藏人，那么最早来美国工作的西藏人是在1967年。当时一家缅因州的纸业公司带进六名藏人在当地林场当伐木工人，这一小群人的勤奋工作受到造纸厂的赞赏，后又陆续引进其他年轻藏人在伐木厂工作。”^①

进入1970、80年代，随着藏传佛教各大教派宗教领袖陆续来到美国，并陆续建立起各教派的弘法机构和基地，尤其是达赖喇嘛1979年首次访问美国、并且在此后频繁访问美国，海外藏人亦跟随着他们的宗教领袖来到了美国。

1990年代以来，藏人移民数量获得较快增长。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之后，西方社会对西藏的同情升到最高点。于是纽约西藏办事处借机重新对美国提出给予西藏移民1000个居留签证的请求。1990年美国国会通过移民法第134款，鼓励藏族移民进入美国，发放了1000张签证给生活在印度和尼泊尔的藏人^②。这项工作经过三年，终于在1992年完成，而这1000名藏人的亲属此后亦陆续到来投亲靠友，从此，美国各城及纽约的藏人社区开始扩大。

关于在美国居留的藏人人数，若希望依据美国政府移民机构的统计数据了解和掌握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国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移民部门提供给藏人难民身份的申请表上的身份一栏填写的是“中国人”(Chinese)，获得难民身份的藏人被美国官方认定为华侨(Overseas Chinese)或美籍华人(Chinese American)^③。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其它途径，结合美国政府的有关数据来了解基本的情况。以下是一些机构发布的数据和有关学者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得到的数据，通过这些数据可以大致了解美国藏人的人口数量。

根据西藏流亡政府的统计数据，1998年西藏裔美国人达到5500人左右^④；而2000年美国的人口调查统计资料显示，有5147位居民报告其藏人血统^⑤。西藏基金会则估计截止至2001年，有7000位藏人在美国定居^⑥。2008年，西藏流亡政府驻纽约办事处(CTA's Office of Tibet)估算，在美国的藏人约有9000人^⑦。根据丹增(Tenzin Yeshe)博士在其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进行实地调查所得到的数据，至2010年7月，美国约有10,000藏族移民，其中约有7000人定居在纽约及其周边地区。^⑧2013年5月，美国参议院通过提案，决定在今后三年内，给予藏人难民发放5000张美国签证。^⑨可以预见，随着这项法令的执行，旅居美国的藏人人数将大幅度上升。

目前美国的藏人移民来源多元化，主要包括：从西藏来的藏人(Tibetans from Tibet)、从印度、尼泊尔、不丹来的难民(asylum seekers and refugees from India, Nepal, Bhutan)、藏裔美国人(Tibetan-Americans)、在美国出生的西藏人(American born Tibetans)。还有从其它地区和国家循着正常途径进入美国的西藏人。当然在事实上还应包括一些出生于西藏或中国别的地方的藏裔美国人被官方认为是普通的中国侨民(Chinese nationals)^⑩。

① “西藏人在纽约：神秘的移民团体”，《民间藏事》2010年6月19日：<http://tibet.woeser.com/?p=19401>

② Bhuchung K. Tsering, Enter the Tibetan Americans: Tibetan Americans establish a pres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Tibet Foundation Newsletter*, February 2001.

③ Tenzin Yeshe, *Skill Educating Adult Tibetan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Identification, Prioritization, Resources, and Challenges*, LAP LAMBERT Academic Publishing, 2012., pp. 28-32.

④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CTA), <http://tibet.net/>

⑤ Seonaigh MacPherson, Anne-Sophie Bentz, Dawa Bhuti Ghoso, Global Nomads: The Emergence of the Tibetan Diaspora (Part I), MPI, September 2, 2008: <http://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global-nomads-emergence-tibetan-diaspora-part-i>

⑥ Bhuchung K. Tsering, Enter the Tibetan Americans: Tibetan Americans establish a pres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Tibet Foundation Newsletter*, February 2001.

⑦ Seonaigh MacPherson, Anne-Sophie Bentz, Dawa Bhuti Ghoso, Global Nomads: The Emergence of the Tibetan Diaspora (Part I), MPI, September 2, 2008: <http://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global-nomads-emergence-tibetan-diaspora-part-i>

⑧ L. Nyendak, personal communication, July 13, 2010, in Tenzin Yeshe, *Skill Educating Adult Tibetan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Identification, Prioritization, Resources, and Challenges*, LAP LAMBERT Academic Publishing, 2012., pp. 2-6.

⑨ US senators approve 5,000 visas for Tibet refugees,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2013/05/21: <http://tibet.net/2013/05/21/us-senators-approve-5000-visas-for-tibet-refugees/>

⑩ Ling, Huping, *Emerging Voices: Experiences of Underrepresented Asian Americans*,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77-78. Kinga Brudzińska, Chloé Choquier, Michael Keller, One Home One Dream: Exploring Tibetan Diaspora in New York City, humanity in action: <http://www.humanityinaction.org/knowledgebase/81-one-home-one-dream-exploring-tibetan-diaspora-in-new-york-city>

藏族移民主要分布在加利福尼亚 (California, 集中在加州北部)、科罗拉多 (Colorado)、明尼苏达 (Minnesota)、佛蒙特 (Vermont)、新泽西 (New Jersey)、纽约 (New York)、弗吉尼亚 (Virginia)、马里兰 (Maryland) 等州。东北地区的美国藏人社区主要在波士顿 (Boston)、马萨诸塞的艾摩斯特 (Amherst, Massachusetts)、纽约州的伊萨卡 (Ithaca, New York)、纽约市 (New York City)、华盛顿特区 (Washington, D. C.)、康涅狄格 (Connecticut)、佛蒙特 (Vermont) 和新泽西州 (New Jersey)。

纽约是美国藏人最大的聚居区域。在纽约和新泽西州, 藏人主要生活在皇后区 (Queens) 和新不伦瑞克 (New Brunswick)。在华盛顿周围, 最大的藏人社区是弗吉尼亚的麦克莱恩 (McLean, Virginia) 和马里兰的洛克维尔 (Rockville, Maryland)。在 60 年代, 大约有 10-20 个藏人在纽约, 在 70 年代, 这里大概有 100 个藏人, 在 80 年代, 大概有 1000 个藏人, 现在则有 7000 左右藏人在纽约。^①

明尼苏达是美国藏人聚居的第二大中心。藏人在大湖地区的社区主要分布在芝加哥 (Chicago) 和明尼苏达 (Minnesota)、俄亥俄 (Ohio)、印第安那 (Indiana)、威斯康星 (Wisconsin)、密歇根 (Michigan) 等州。

随着藏人陆续移居美国, 藏人社区不断扩大, 美国成为继印度之后, 另一个重要的海外藏人中心。而纽约则成为继达兰萨拉之外, 又一个海外藏人聚居的城市。

(二) 藏传佛教在美国的传播、发展与现状

藏传佛教在美国的传播始于 1950 年代, 在 1970 年代出现第一次发展高潮, 主要标志是四大宗派全部汇集美国, 并开始影响美国社会。冷战结束后, 1990 年代以来, 藏传佛教在美国出现了第二次发展高潮, 主要体现为本土化。目前, 藏传佛教在美国的影响方兴未艾, 无论从皈依人数, 还是道场建设抑或经典的出版, 都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

藏传佛教在美国的传播和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1. 初传时期: 1950-1960 年代, 西藏人和藏传佛教三大教派进入美国

西藏人和藏传佛教在二战后进入美国。总体来说, 藏传佛教到来是为了给予移居美国的藏人提供精神支持, 但事实上, 藏传佛教比西藏人更早来到美国, 而最早把藏传佛教带到美国的是蒙古僧侣, 是为了服务美国蒙古人的社区。西藏人是在 1950 年代后期才进入美国^②。当然, 此后到来的藏传佛教僧侣主要服务于美国及其它地方的海外藏人^③。

最早传入美国的藏传佛教派别是格鲁派。如前所述, 最早到美国弘扬藏传佛教的, 不是西藏的喇嘛, 而是蒙古的喇嘛^④。最早进入美国的藏传佛教僧侣迪鲁瓦·阿旺洛桑丹增, 或称迪鲁瓦·呼图克图 (Dilowa Gegen Khutukhtu, 1884-1965), 原为外蒙末代哲布尊的手下大活佛和信徒, 蒙古革命政权建立后, 于 1949 年来到美国, 任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外语系。1952 年, 流亡美国的卡尔梅克人 (Kalmuk) ^⑤ 把迪鲁瓦活佛迎请至新泽西州, 并在新泽西州的 Freewood Acres 的一个卡车停车场创办了一座藏传佛教道场, 由迪鲁瓦·呼图克图担任住持。该寺院于 1952 年 11 月 23 日举行开光仪式, 250 人见证了仪式, 其中包括 8 位僧侣和对藏传佛教感兴趣的美国人, 如伯爵夫人亚历山德拉·托尔斯泰 (the Countess Alexandra Tolstoy), 赛珍珠 (Pearl Buck) 和欧文·拉铁摩尔 (Owen Lattimore) 教授和太太。^⑥ 该道场是美国第一座藏传佛教道场。由于住持迪鲁瓦属格鲁派, 因此, 该道场也是格鲁派在美国的第一座道场。

① L. Nyendak, personal communication, July 13, 2010, in Tenzin Yeshe, *Skill Educating Adult Tibetan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Identification, Prioritization, Resources, and Challenges*, LAP LAMBERT Academic Publishing, 2012, pp. 2-6.

② Bhuchung K. Tsering, Enter the Tibetan Americans: Tibetan Americans establish a pres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Tibet Foundation Newsletter*, February 2001.

③ Michael Burgan, J. Gordon Melton, *Buddhist Faith in America*, Facts on File, Inc., 2003, p. 30.

④ 房建昌《藏传佛教在美国的兴盛及其发展》,《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9 年第 1 期。

⑤ 当时流亡美国的卡尔梅克人主要包括三部分: 一是俄国十月革命时从伏尔加河下游的家乡逃出者, 二是原居住在捷克和南斯拉夫的卡尔梅克人后裔, 三是斯大林格勒战役时遭德军俘虏并被送往德国强制劳动, 后赴美国者。

⑥ Wesley E. Needham, Dilowa Gegen Hutukhtu (1883-1965): Eighteenth Incarnation of Telopa, Indian Buddhist Saint (988-1069), *Studies in Comparative Religion*, Vol. 2, No. 2. (Spring, 1968).

随后到来的另一位蒙古裔喇嘛格西旺甲 (Geshe Ngawang Wangyal, 1901 - 1983) 进一步推动了格鲁派在美国的发展。格西旺甲是卡尔梅克族, 1901 年出生于苏联东南的阿斯特拉罕省 (the Astrakhan province)。格西旺甲于 1955 年受美国世界宗教服务机构和新泽西州的卡尔梅克蒙古人的邀请来到了美国。1958 年, 他建立了藏传佛教修学中心“拉松谢主林” (Labsum Shedrub Ling, the Tibetan Buddhist Learning Center), 这被视为西方第一座藏传佛教学法中心 (the first Tibetan Buddhist dharma center in the West) ①。除了建立道场弘法利生, 格西旺甲还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华盛顿大学教授蒙文及藏文, 并积极推动成立美国佛学研究学院, 为美国培养出了一批佛学研究者, 像霍普金斯 (Jeffrey Hopkins) 教授、瑟曼 (Robert A. F. Thurman) 教授等, 都是他的弟子, 分别在美国各大学任教。②

第二个传入美国的藏传佛教派别是萨迦派。为萨迦派传入美国作出突出贡献的是萨迦派法王达钦仁波切 (Jigdal Dagchen Sakya Rinpoche, 1929 -) 和德雄活佛 (Deshung Rinpoche, 1906 - 1987)。达钦仁波切于 1929 年出生于西藏萨迦, 1960 年, 他应华盛顿大学的邀请, 参加了洛克斐勒基金会的一项西藏文明研究计划。此后, 他以西雅图为基地, 开展弘法活动。德雄活佛 (Deshung Rinpoche) 1906 年出生于西藏东部的一个著名的医生家庭, 于 1960 年跟随达钦仁波切一家来到美国, 参与华盛顿大学的西藏文化与宗教研究计划, 并在美国和加拿大多个藏传佛教修学中心执教。③

第三个传入美国的藏传佛教派别为宁玛派。塔唐土尔库 (Darthang Tulku) 活佛是最早来到美国传教的宁玛派喇嘛。他于 1934 年出生于西藏东北的果洛 (Golok), 1958 年他和家人离开西藏, 几经辗转, 于 1968 年携全家来到美国。1969 年, 他在加州大学约克利分校旁边的山坡上设立了“西藏宁玛坐禅中心” (the Nyingma Meditation Center), 这是第一个专门为美国人设立的坐禅中心④。

1960 年代, 美国出现了第一个本土藏传佛教僧侣 (the first American Tibetan-Buddhist monk), 他就是前面提到的罗伯特·瑟曼 (Robert Thurman), 当他还是哈佛大学的一名学生时到印度旅游, 回到美国时认识了一位藏族僧人, 对密宗产生了兴趣, 于是再次回到印度, 在达赖喇嘛座下剃度为僧, 那年是 1964 年。后来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并翻译、著述有关藏传佛教的论著以及从事佛法教学工作, 对藏传佛教在美国的发展影响很大。⑤

2. 藏传佛教在美国的第一次发展高潮: 1970 - 1980 年代

1970 - 1980 年代, 藏传佛教在美国进入兴盛时期, 其主要标志有二:

(1) 藏传佛教四大宗派齐聚美国, 美国成为海外藏传佛教中心

如前所述, 藏传佛教四大宗派中的格鲁派、宁玛派和萨迦派已经分别于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传入美国。噶举派是最后传入美国的藏传佛教派别, 于 1970 年代传入美国。至此, 藏传佛教四大宗派齐聚美国, 美国因此成为国外藏传佛教的主要基地。

噶举派 (the Karma Kagyu Tibetan Buddhist lineage) 是藏传佛教中最迟传入美国的, 但却后来居上, 发展很快, 这要归功于邱阳创巴活佛 (Chögyam Trungpa Rinpoche, 1940 - 1987) ⑥。邱阳创巴活佛最大的优势是精通英文, 而且拥有在牛津大学深造的经历, 了解西方社会文化, 这对他传教起了很大的作用。他 1940 年出生于西康省, 1959 年离开西藏来到印度。1963 年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深造, 研究比较宗教学、哲学、心理学和西方文化。1967 年他和阿贡仁波切 (Akong Tulku Rinpoche) 一起在苏格兰创立了藏传佛教禅修中心, 名为桑耶林 (Samye Ling meditation centre), 这是欧洲第一座藏传佛教禅修中心⑦。1970 年 5 月, 邱阳创巴活佛来到美国。不久, 在维尔蒙特州北部的青山 (Green Mountains) 创立噶玛曲林佛教坐禅和研习中心——“虎尾坐禅中心” (Tail of the Tiger Meditation, now Karma-Choling)。由于他既精通佛教理论, 又拥有实修经验, 同时精通英文, 还掌握了西方

① A Complete History of the TBLC, <http://www.labsum.org/history.html>

② 雍忠尼玛 《莲花生大师的预言: 藏传佛教在欧美》, 《佛教文化》2006 年第 2 期。

③ Sakya Monastery of Tibetan Buddhism, Sakya Monastery of Tibetan Buddhism: <http://sakya.org/aboutus/lamas.html>

④ 雍忠尼玛 《莲花生大师的预言: 藏传佛教在欧美》, 《佛教文化》2006 年第 2 期。

⑤ Michael Burgan, J. Gordon Melton, *Buddhist Faith in America*, Facts on File, INC., 2003. p. 95.

⑥ Michael Burgan, J. Gordon Melton, *Buddhist Faith in America*, Facts on File, INC., 2003. p. 42

⑦ A Brief History of Kagyu Samye Ling, Kagyu Samye Ling Monastery and Tibetan Centre: <http://www.samyeling.org/>.

哲学思辨理论和方法,了解西方社会大众所需,懂得善巧方便的传教之道,很快便名声大震,推动了藏传佛教在美国的发展。^①

与此同时,先于噶举派传入美国的藏传佛教其它三派继续在美国扩展其道场和势力。宁玛派塔唐活佛创办的“西藏宁玛坐禅中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生和大学教师,他们开始对西藏文化及宗教发生兴趣,甚至皈依在他门下,成为佛弟子。他也应信众要求开设更多的宁玛派修学机构和佛教组织。而萨迦派法王吉达·达钦萨迦和德雄仁波切,亦于1974年在西雅图创办了美国第一座萨迦佛法中心:萨迦德钦曲林。格鲁派在美国的影响略胜于萨迦派,但远逊于噶举及宁玛派,这主要是因为以达赖喇嘛为领导的格鲁派主要关注“西藏独立”,用于弘法的时间和精力受到牵制;另外,格鲁派属于经院派,强调经典的学习,非一般美国人所能接受。不过,随着达赖喇嘛频繁访问美国,格鲁派的影响亦在扩大。

总之,“从上个世纪末开始,美国实际上就已经成为国外藏传佛教的主要基地,加拿大的藏传佛教实际上是美国藏传佛教的一个分支,而西欧的藏传佛教也逐渐纳入了美国藏传领袖的控制之下了。”^②

(2) 藏传佛教开始突破藏人社区,影响美国社会

藏传佛教开始只是局限于流亡美国的藏人社区内部的宗教信仰,但从1970年代起,开始突破藏人社区,影响美国社会和美国人的生活。“在1970和1980年代,已经有许多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开始对佛教所有的宗派包括藏传佛教都感兴趣,皈依佛教的人数不断增长。”^③

首先,藏传佛教禅修开始服务于美国人和美国社会。一些美国人对藏传佛教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来到藏传佛教禅修道场参加禅修活动。自从1969年,邱阳创巴仁波切开办了专门为美国人而设的“西藏宁玛坐禅中心”后,其它各派亦纷纷在各地开办专门为美国人提供教学和指导的禅修道场。其中邱阳创巴仁波切开设的专门为美国人服务的禅修道场特别受欢迎。

其次,一些美国人开始皈依藏传佛教。美国人出于现实心理需求而走进藏传佛教禅修道场,在禅修中得到教益后就开始皈依藏传佛教。而且皈依者多为中产阶级以上的白人精英^④,他们普遍受过良好的教育,多数是自由党人,当然也有非洲裔美国人。^⑤1987年美国军队同意接纳和尚为随军神职人员,这标志着佛教(包括藏传佛教)已经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可。

第三,藏传佛教开始融入现代西方心理学,促进了西方现代心理学心理和临床心理医学的发展。现代西方心理从佛教汲取了不少理论,而在临床心理医学方面,佛教禅修的疗效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一些著名的心理医生都投入到禅修医学实践中去,有的甚至剃度修行,亲身体会禅修,并把禅修运用于临床心理疾病的治疗,收到良好的效果。1973年夏天,有约60位心理学家参加“西藏宁玛佛学研究所的人性发展训练课程”(Nyingma institute Human Development Traing Program),其学员大都经历过佛教坐禅或超觉静坐(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简称TM),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都把坐禅和其他各种医疗手段,如完形治疗(Gestalt Therapy)等结合在一起,用于心理治疗。^⑥此后,把佛教的理念与心理学理论相结合并运用于临床治疗的实验案例不断出现,对西方现代心理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美国学术界发表了大量有关佛教与心理学的论著,一些著名的大学开设佛教心理学课程^⑦。可以说,不了解佛教,就无法真正了解西方现代心理学。

3. 第二次发展高潮:本土化时期(1990年代以来)

1990年代以来,藏传佛教在美国迎来了第二个发展高潮,藏传佛教禅修中心在美国遍地开花,皈依者日增。藏传佛教是佛教三大宗派中最迟传入美国的,却后来居上,现在已经成为美国发展最快,影响最大的佛教派别。

① 于凌波 《揭秘中国藏传佛教传入美国之经过》,凤凰网 2007 年 4 月 6 日: http://fo.ifeng.com/liangan/200704/0416_16_42872.shtml。

② 房建昌 《藏传佛教在美国的兴盛及其发展》,《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9 年第 1 期。

③ ROBERT WUTHNOW, WENDY CADGE, Buddhists and Buddh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Scope of Influence,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Volume 43, Issue 3. 2004, p. 364.

④ Forum: Why Is American Buddhism So White? *Buddha Dharma*, November 10, 2011, <http://www.thebuddhadharma.com/web-archive/2011/11/9/forum-why-is-american-buddhism-so-white.html>.

⑤ Jan Willis, Some African-Americans Are Buddhists, Too!, *Dharma World*, July-September 2011.

⑥ 郑金德 《欧美的佛教》,台湾:天华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 年,第 83-84 页。

⑦ 这些大学包括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参见这些大学官方网站上课程安排计划。

藏传佛教占据美国佛教的主导地位,与其本土化有很大关系。

藏传佛教本土化的重要标志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藏传佛教进入美国本土主流社会和上层社会。越来越多美国人尤其是白人皈依藏传佛教,他们当中大部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和精英。如果说以前美国学者对藏传佛教的支持主要是学术上的支持,那么现在,他们是从信仰上给予支持。美国是近年来西方国家中佛教发展最为迅速的国家之一。目前佛教徒 3724560 人,占总人口的 1.2%^①。美国学者曾经进行问卷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你的熟人中是否有佛教徒?”,18% 的美国人给予了肯定的回答^②。从 1989 到 1997 年,全美的佛教教学中心从 429 所增加到 1062 所,很多皈依佛教的人是皈依藏传佛教宗派,其中不乏电影、音乐和时尚明星。^③而且佛教在美国的发展尤其是本土化过程中出现精英化的趋势,以白人人群皈依者居多,以至于人类学者惊呼:美国佛教为何这样白?^④作为影响最大的藏传佛教,其白人化、精英化的程度尤为明显。近年来,由于“藏独”势力的推动、达赖喇嘛的影响以及好莱坞的影星如理查·基尔、马丁·斯科塞斯^⑤等演艺明星的示范效应,藏传佛教已进入美国的主流社会。

其次,出现了美国本地活佛。1990 年代以后,在美国弘扬藏传佛教的已不再是单一的流亡僧侣,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藏传佛教喇嘛,包括支持中国政府或者持中立政治立场的喇嘛,甚至还有美国本土生长的白人活佛。大概在 1990 年,佛罗里达州的杰克(Jack Churchward)被藏族喇嘛认证为活佛,彼时他刚刚 7 岁。^⑥此后,陆续有美国人被认证为活佛,这些本土生长的活佛成为美国弘扬藏传佛教的新生力量和生力军。

第三,包括藏传佛教在内的佛教各宗派在美国传播过程中出现了适应性的变化,“在美国传播发展过程中,藏传佛教的现代性和世俗化增强,传统性和民族性削弱。”^⑦具体表现在,在弘法方式上与时俱进,简化皈依手续,缩短修习时限,以适应西方快节奏的社会,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弘扬佛法,等等;在弘法内容上更多强调禅修及其世俗性功用。藏传佛教博大精深,尤其是强调经典学习的经院派格鲁派更是如此,需要花费至少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才能一窥全貌,但西方的语言文化障碍了人们对藏传佛教的了解,而且物质社会的人们也没有耐心花上数年时间去学习深奥的佛理。于是,实用简单化的禅修就成为西方信众入门的途径。多数皈依佛门的非亚裔美国信徒注重的是静坐冥思,一些人把参禅悟道视为一种人生哲理而不是宗教。因此,禅修佛教成为藏传佛教和其它各派佛教在美国发展的最大特色。这些适应性改变迎合了美国的需要,促进了藏传佛教在美国的传播。^⑧因此,有人称传入美国的佛教为“American Buddhism”,意谓不同于一般的佛教;亦有人称之为“American Buddhisms”,意谓美国的佛教多元化。^⑨

三、藏人移居美国和藏传佛教在美国传播发展的主要动力

推动藏人移居美国和藏传佛教在美国传播、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以下三方面:

(一) 政治动力

藏人和藏传佛教进入美国与政治因素密切相关。美国中央情报局从 1950 年代中期开始,直接插手支持西藏地区的叛乱,因为美国一直把中国视为苏联在远东的影子,西藏叛乱为美国制定秘密行动削弱中共提供了良机。

① Pew Research Center, Religious Composition by Country, <http://www.pewforum.org/files/2012/12/globalReligion-tables.pdf>.

② Wuthnow, R. and C. Hackett.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practitioners of non-western relig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Vol. 42, Issue 4, 2003, pp. 651-67.

③ Barry Sautman, The Tibet issue in post-summit Sino-American relations, Vancouver: *Pacific Affairs*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Vol. 72, Issue 1. 1999, pp. 7-21.

④ Forum: Why Is American Buddhism So White? *Buddha Dharma*, November 10, 2011, <http://www.thebuddhadharma.com/web-archive/2011/11/9/forum-why-is-american-buddhism-so-white.html>.

⑤ Michael Burgan, J. Gordon Melton, *Buddhist Faith in America*, Facts on File, INC., 2003, p. 55.

⑥ Michael Burgan, J. Gordon Melton, *Buddhist Faith in America*, Facts on File, INC., 2003, p. 43.

⑦⑧ 杜永彬《藏传佛教在美国的传播和影响》,中国藏学网 2009 年 5 月 19 日: <http://www.tibetology.ac.cn/>

⑨ One Buddhism? or Multiple Buddhisms?, The Pluralism Project of Harvard University: <http://www.pluralism.org/religion/buddhism/issues>.

达赖外逃刚刚进入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印占区，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艾伦·杜勒斯就向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支持西藏的分裂主义分子。而艾森豪威尔立即批准了中央情报局3月30日制定的秘密支持西藏叛乱的计划。^①

正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西藏叛乱导致后来的达赖喇嘛出走事件和西藏问题，这是藏人移居美国和藏传佛教传入美国的一大动因。

直到70年代初期，随着中美关系逐步走向正常化，美国对西藏问题的干涉有所收敛。但1989年以后，中美关系进入跌宕起伏的发展阶段；尤其是近年来，中国的迅速发展被美国视为威胁和挑战。每当中美关系发展不顺畅时，美国便大打“西藏牌”。美国1990年颁布的移民法令就是一项针对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政治性法令，该法令宣布给流亡海外的藏人颁发1000张签证。这是海外藏人第一次群体性移居美国，亦带动了藏传佛教在美国的发展。1991年4月16日，美国布什总统接见了正在美国访问的达赖，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接见达赖。从此，美国历届总统、副总统等政界要人在达赖访美期间均与其会面。从1979年开始到2001年，达赖应邀访美23次。1979年至1994年的15年间，基本上是2-3年往访一次；而从1994年起至今，达赖更加频繁访问美国，每年至少往访一次，甚至一年访美两、三次。达赖每次访问美国，都引来大批追随者。

（二）学术动力

早期藏传佛教在美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学术的发展。正如房建昌所指出，自1959年以来藏传佛教在美国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学术的发展，美国学子们与其说将其视为一种信仰，不如说是一种学术。^②一些著名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及基金会提供各种支持，邀请早期进入美国的西藏喇嘛到一些著名的大学开设西藏学课程，从事一些西藏学研究计划，包括开设西藏学和藏传佛教课程及研究计划，资助翻译有关藏传佛教经典论著等。

藏传佛教学术化既是佛教在美国发展的结果，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藏传佛教在美国的兴盛，并最终推动藏传佛教信仰美国化。最早皈依藏传佛教的美国人就是一些从事西藏学教学和研究的白人学者以及他们的学生，他们在研究和学习西藏学的过程中深深被藏传佛教所吸引，最初出于学术兴趣，后来被佛教教义所折服而皈依成为正式的佛教徒。

（三）社会动力

美国社会的需要更成为藏传佛教发展的巨大推动力。美国社会对藏传佛教的需要包括了心理学研究的需要，精神疾病临床治疗的实际需要，日常工作与生活中情绪管理的需要……藏传佛教进入美国之时，正值美国社会的动荡期，精神颓废和心灵空虚的人们向佛教寻求精神的抚慰。这种精神需求成为佛教在美国迅速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作为佛教其中一个教派的藏传佛教在这种有利的环境下亦得到迅猛发展。

此外，美国的新闻媒体和影视业出于猎奇和政治目的，对西藏及西藏问题给予高度关注，东方主义色彩浓厚的报道和描述，激起了美国民众对藏族及其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推动了藏传佛教的传播和发展。^③美国社会中最早皈依藏传佛教的是精英和演艺界公众人物，如李察·基尔（Richard Gere）、史蒂芬·席格（Steven Seagal）、作曲家菲利浦·格拉斯（Philip Glass）等，他们经常在媒体和公众场合谈论佛教，引发公众对佛教、尤其是对雪域高原的藏传佛教的极大兴趣。而随着好莱坞的电影例如《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等涉藏题材电影的上演，“1990年代后期，在美国由电影引发了‘西藏热’（Tibet fever）”^④。篮球是美国的国球，一些专家把佛教理念运用于指导篮球运动^⑤，更是引起美国人对佛教的广泛兴趣。

① 详情请参阅《解放西藏史》编委会《解放西藏史》第7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

② 房建昌《藏传佛教在美国的兴盛及其发展》，《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

③ Eve Mullen,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Tibetan Buddhism: Tibetans and Their American Hosts in New York City*, Berlin: Waxmann, 2001. pp. 92-95.

④ Barry Sautman, *The Tibet issue in post-summit Sino-American relations*, Vancouver: *Pacific Affairs*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Vol. 72, Issue 1. 1999, pp. 7-21.

⑤ Robert Wuthnow, Wendy Cadge, *Buddhists and Buddh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Scope of Influence*,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Volume 43, Issue 3. 2004, p. 364.

四、结 语

藏人移居美国和藏传佛教在美国的传播和发展,使美国成为继印度之后海外藏人又一重要根据地,纽约成为继达兰萨拉之外另一个海外藏人活动中心。

美国朝野的大力支持,是藏人社区和藏传佛教在美国得以迅速发展的强大动力。美国朝野之所以大力支持海外藏人和藏传佛教,首先是政治需要,这种需要包括塑造人权卫士的国内、国际形象的需要、增加中美关系法码的需要;其次是社会大众的心理需求,渴望从神秘的藏传佛教寻找精神的慰藉;再次是学术研究的需要,美国对藏学研究的关注,也是藏传佛教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藏人移居美国和藏传佛教在美国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影响了中美关系;其次对美国本土社会产生巨大影响。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精英和中产阶级皈依佛教(藏传佛教),美国的宗教生态亦发生变化;第三,对海外华侨华人社会产生了影响。近年来海外藏人领袖积极推动海外藏人和海外汉族华侨华人的交流,随着旨在争取海外汉族华侨华人支持的藏汉协会等交流平台和机制的建立,海外藏人和汉族华侨华人社会因此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交集。

(作者黄云静,博士,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于 静)

“大中华地区区域宗教系统的形成”会议综述

欧阳楠

“大中华地区区域宗教系统的形成”国际会议于2016年4月7日至8日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University of Arizona)举行。本次会议由亚利桑那大学东亚系主办,吴疆教授召集,并得到了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以及苏武康东亚研究基金的资助。

“区域宗教系统”(Regional Religious System, 简称为RRS)的概念由亚利桑那大学东亚系吴疆教授、亚利桑那大学地理与区域发展学院童道琴教授及加州大学默塞德分校的芮维克(Karl Ryavec)教授在一篇英文论文中首次提出(英文论文名为“Spatial Analysis and GIS Modeling of Regional Religious Systems in China: Conceptualization and Initial Experiments”,收录于由Yongtao Du和Jeff Kyong-McClain所编*Chinese history in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一书),并将“区域宗教系统”定义为“区域宗教系统是一种空间结构,其中诸多相关或者非相关的宗教实体受制于自然的、地理的、行政区划的、文化的、或者社会经济体制因素的影响,高度依赖于区域性和地方性分布的各种变量。这些变量包括人口、经济、交通、教育、文化、民族和语言等等。”

本次会议的目的在于为中国史研究中的区域性和地方性这些传统议题提供新视角,从而引起对利用GIS研究历史问题以及空间分析这一研究方法的重新思考。本次会议的主题为“区域宗教系统”,这一全新的概念将揭示出宗教场所以及其所在区域内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文化等要素之间的高度关联性。通过考察中国宗教、文化、经济等复杂情况,本次会议对于“区域宗教系统”在历史时期及现当代、在大中华地区的表现形式及应用进行了广泛探讨。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为“区域宗教系统”是如何与其它区域性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存在形式产生互动,进而有助于独特的“中国区域性”之产生,该区域性塑造了中国历史并将持续影响中国在相互